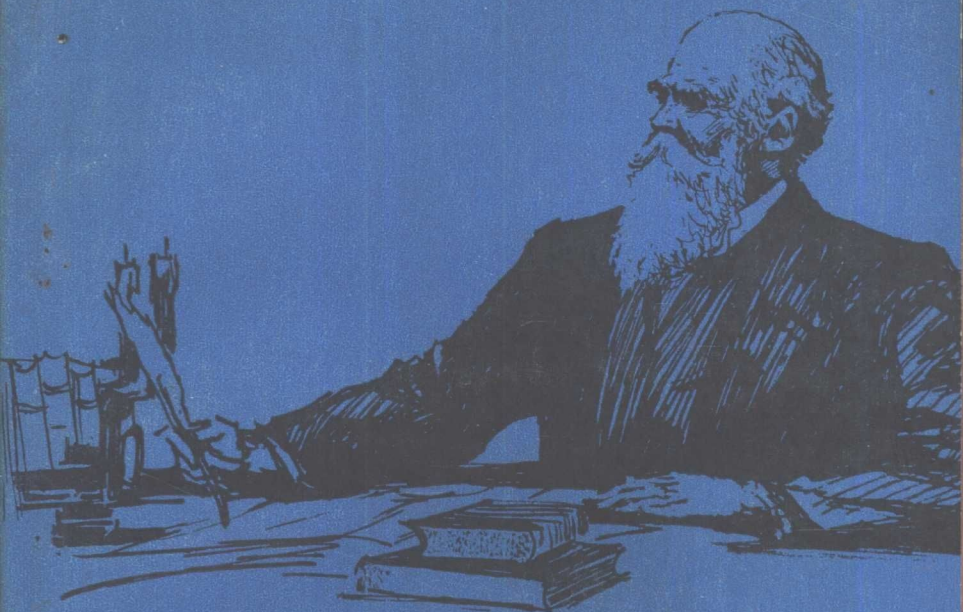




达尔文

**CHARLES
DARWIN**

[英]詹姆士·帮廷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达尔文

[英]詹姆士·邦廷 著

王守义 张蓉燕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0年·哈尔滨

封面、插图：王子和 李康

达尔文

〔英〕詹姆士·邦廷 著

王守义 张蓉燕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14-5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312/16·插页 6·字数 7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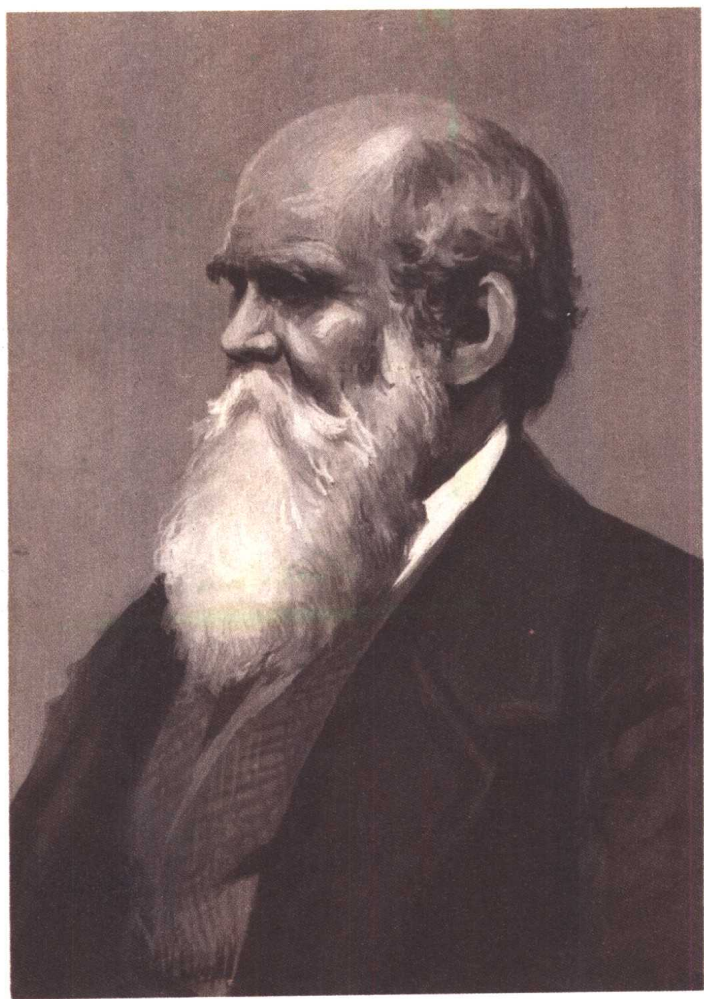
1980 年 1 月第 1 版

198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1,200

统一书号：11093·38

定价：0.42 元



作者前言

查理·达尔文的传记出版得比较少，其中大多数又令人难以置信地乏味。甚至由他的孙女巴洛夫人深情地编辑的自传，也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不过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写这本自传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疲惫不堪、病魔缠身的老人。他因为致力于科学研究，对往事的记忆已变得淡漠了。他妻子散乱收藏的一百年间的家信，由他另外一个孙女利奇菲尔德夫人收集并编辑成书，对这本书我也只能说它仅具有学术上的价值而已。

前几年，当我靠兼职教书，竭力增加微薄的收入时，我发现在十几岁的学生中很少有人知道达尔文，而那些知道的也只知道那种古老的、流行的糊涂观念，认为他就是“说人是从猴子变来的那个人”。这使我十分惊讶。用这句话概括象他这样一个真正的天才是很不合适的。因为达尔文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学者，而且善于把知识传授给别人，并能激励他们进行研究和明确地表达出自己的见解。此外，他也是真正懂得爱情的人，尤其懂得婚姻的神圣和家庭生活的重要。他的子孙当中，颇有几位凭自己的努力成为著名的学者也为这一点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我自己开始对达尔文感兴趣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头，因为那时我经常去唐村访问。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因

为我们两家是世交。我的曾祖父杰贝兹·邦廷是美以美会的传道士，他是达尔文和韦奇伍德两家的亲密朋友。他的孙子珀西，即我父亲的堂兄、《现代评论》的创办人和编辑，对达尔文的学说极感兴趣，并且在这位伟大人物的晚年，多次有机会去唐村访问他。本书中有些材料就是从他们的著述中选取的。

我要特别感谢达尔文故居纪念馆馆长，他善良而热情，允许我查阅达尔文的许多原始手稿，使我能够从这些手稿中搜集到许多据我所知是从未发表过的资料。

我还必须说明，从1921年出版的，已故的伦纳德·赫胥黎(托·亨·赫胥黎教授^①的儿子)所写的一本关于达尔文的小册子中，我发现了很多有用的资料。依我看，这本书是较简明的达尔文传记中最好的一本。

最后，我应当提醒读者，本书不是一部学术性的作品，也并没有试图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做到精确。从我所读过的关于达尔文的资料中，发现相互矛盾的地方很多，这使我不得不根据我的鉴别而区分全部事实，发挥一点想象，使其更有趣味，再用叙述的形式尽量生动地表达出来。我的主要目的就是以其本来的面目介绍达尔文，而又不令人感到枯燥。但愿我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詹姆斯·邦廷

1973年6月于福雷斯特希尔

^① 托·亨·赫胥黎(1825—1895)，英国著名生物学家。

目 录

作者前言	(1)
第一章 少年时代	(1)
第二章 韦奇伍德的影响	(12)
第三章 “啊,这一切太可怕了!”	(20)
第四章 不当牧师	(27)
第五章 乘“贝格尔”号环球旅行	(37)
第六章 结婚	(47)
第七章 成名之路	(55)
第八章 物种起源	(65)
第九章 后果	(76)
第十章 达尔文真的有病吗	(92)
第十一章 达尔文的为人	(99)
附录一 达尔文的后嗣	(109)
附录二 达尔文旧居	(110)
译后记	(113)

第一章 少年时代

1820年，在一个寒冷、阴暗的秋天的下午，两个面带惧色的男孩子站在施鲁斯伯里学校校长的书房里，提心吊胆地等着。两个小家伙外表很体面，修饰得很好，穿戴也整齐，而且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兄弟俩。两人都有高高的前额、浓重的眉毛、同样有点翘起的鼻子、紧闭着的嘴和乌黑油亮的头发。说真的，要不是明显的年龄不同，人们会把他们当作孪生兄弟，只是其中的一个略瘦而稍高。

在他们对面，校长塞缪尔·巴特勒博士坐在一张精装书籍堆得很高的大写字台后面。二十二年前，他在只有二十四岁那样年轻的时候就被任命为校长，这在教育界曾引起过轰动，然而这一人选后来证明是非常合适的。在十八世纪，作为一个学府，施鲁斯伯里学校的声望曾大大下降，但这时在巴特勒的领导下，它已跻身于全国最好的十所中学之列。按照传统，它是男孩子能够受到第一流古典教育的地方——过去已培养出象菲利普·西德尼爵士^①、剧作家威廉·威彻利^②和神学家威廉·帕利^③这样杰出的学者。巴特勒决心要保持这个传统。

① 菲利普·西德尼 (1554—1586)：英国政治家、诗人、学者。

② 威廉·威彻利 (1640—1716)：英国戏剧家。

③ 威廉·帕利 (1743—1805)：英国神学家、哲学家。

达尔文兄弟俩此刻站在校长面前，是因为他们违反了校长公开宣布的规矩。凭着小学生都有的奇特的本能，兄弟俩心里都很清楚，尽管他们曾竭力掩饰自己的不检点，还是被人“发觉”了。其实，他们本来用不着对谈话的结果有什么顾虑。巴特勒虽然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严格执行纪律的人，但实质上，他却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人。在不得不处罚学生时，他总是谨慎而公正的。他是最早反对体罚学生的人之一，而且早就指示手下的教职员，除非绝对必要并得到他的许可，不得用树条打学生。他个人从不乐意动手打学生。相反，他喜欢用挖苦的话来惩戒犯了小错的孩子们。

当他看到这两个正在发抖的被告时，他那严厉的表情缓和了片刻，可是在他清了清喉咙要说话时，又恢复了原来的威严。

“喂，你说吧。”他转向年纪较大的男孩说道。“你们干的事已经有人告诉我了。说吧，是怎么回事，啊？”

“校长，我……我很……抱歉，”伊拉兹马斯·达尔文忍住喉咙的哽咽，结结巴巴，含糊不清地说。“我……我恐怕我并不十分……。”

“那么你大概可以说得清楚一点了。”现在巴特勒的眼睛盯着年纪较小的查理·达尔文。“你的老师告诉我，你向来是善于词令的。现在告诉我，是不是你哥哥把你带坏了？”

两个孩子看来都狼狈不堪，无言以对，所以巴特勒就继续严厉地说道：“人们已经提请我注意，说你们在节假日和其它在家的時候，老是玩有毒的化学品，有没有这回事？”

“校长，不是这么回事。”达尔文大胆地说道，好象突然有

了勇气似的。“就是说，校长，我们并没有玩化学药品，而是做了些传导实验。”

“啊，小达尔文，真的吗？”校长讥讽地笑道。“这么说，我们这里有一位未来的波义耳^①或者是戴维^②罗？我的印象中搞实验的应该是成年的科学家，而不是那些翻译不了贺拉斯^③，甚至连最简单的拉丁文动词词尾变化都弄不清的乳臭未干的小儿。”

“可是，校长……”达尔文仍然感到一种要辩护的冲动。

“够了！”巴特勒用指关节敲着写字台桌面。“我不要再听这些了。你们被送到这里，为的是接受古典文学教育，不是来涉猎科学性的东西。现在你们回到各自的教室，勤奋地——或者至少以你们能做到的几分勤奋——学好当前的功课。如果你们还是要玩弄那些与你们不相干的科目，我就不得不严肃地考虑请你们的父亲把你们从本校领走。”

此后不久，巴特勒又有机会在一次早祷后，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训斥达尔文，再次批评他在科学方面的兴趣，并说他难以救药^④。这个孩子的古典语言知识不行，未能弄懂这个词的意思，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总以为这是一句很可怕的话^⑤。但是威胁要开除他的事却始终没有执行。达尔文在施鲁斯伯里学校一直学习到 1825 年夏天。就是这样，甚至课外还额外

① 波义耳 (1627—1691)：英国物理学家。——译者

② 戴维 (1778—1829)：英国化学家。

③ 贺拉斯 (公元前 65——公元前 8 年)：罗马抒情诗人。

④ 此处原文为 Poco curante。

⑤ 不是达尔文引错了，就是巴特勒出了个口误，因为 Poco curante。既不是漂亮的拉丁语，也不是准确的意大利语。

补习，他还是一直未能掌握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奥妙，这是他后来深感懊悔的一件事情。他鹦鹉学舌似地死记贺拉斯和维吉尔^①的篇章，以便第二天向老师背诵，但是二十四小时以后他就完全记不得了。另一方面，他却非常喜欢读乔叟^②和莎士比亚^③的作品，并且完全被弥尔顿^④的作品吸引住了。弥尔顿是他终生喜爱的诗人。

他的哥哥因为把他引入研究化学的歧途而受到巴特勒博士的斥责。但他还是坚持搞实验。而达尔文却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研究理论方面和读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书籍，包括亨利和帕克斯的《化学问答》。他的同学很快就风闻他对“臭气”^⑤感兴趣，于是在施鲁斯伯里的最后四年里人家就送了他一个绰号叫“瓦斯”^⑥。其实他的主要兴趣却在植物学和昆虫学上，从七岁这么小小的年纪起，他就开始认真地搜集许多风干的植物和死了的昆虫。

多年以后，在离他去世前六年的1876年，达尔文对他在施鲁斯伯里所受的教育是这样写的：“巴特勒博士的学校对于我的智力发展是再糟糕不过的了。因为它严格地进行古典文学教育，除了一点点古代的地理和历史之外，别的什么都不教。从教育这一点来说，这个学校对我简直是一片空白。”^⑦

① 维吉尔（公元前70—公元前19年）：罗马诗人。

② 乔叟（1340—1400）：英国诗人。

③ 莎士比亚（1564—1616）：英国诗人和戏剧家。

④ 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

⑤⑥ 指化学，用化学实验所产生的气味来比喻化学。

⑦ 引自诺拉·巴洛编，《查理·达尔文自传》，第27页，伦敦柯林斯1958年版。

达尔文家绝大多数人都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他却受古典文学教育，是出人意料的。他的祖父，名字也叫伊拉兹马斯·达尔文，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医生，在十八世纪后半叶，他以写作科学主题的作品而著名。他晚年致力于植物学研究，还写了好几篇这方面的论文，其中一些竟然以韵文的形式写成，令人惊讶。在1796年，距他去世还有六年，他发表了一篇名为《动物生理学——有机生命的规律》的著作。这篇著作阐明了他对于进化史中繁殖问题的看法，无疑地，这篇著作也鼓舞了达尔文在这方面继续进行研究。

他的一个外孙弗朗西斯·高尔顿^①是一位出色的人类学者。他之所以出名，大概因为他改进了用于侦查犯罪行为的指纹系统。

他对遗传学也进行了很多研究，并首创优生学这门科学，后来遗赠给伦敦大学四万五千英镑作为聘请优生学教授的费用。

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韦林·达尔文也是一位医生，著名科学家，后来被选为皇家学会^②会员。从1791年到1848年，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施鲁斯伯里行医。在那里，他虽然经常由于对患者的病痛不够重视而惹人恼火，但还是深受人们的喜欢和尊敬。他是一个魁梧的人，身高超过六英尺，体重二百五十多磅，面容酷似很久以后的一位名人——温斯

① 高尔顿实际上并不真正是达尔文的亲表兄弟。他的母亲是伊丽莎白·钱道斯·珀尔所生，而伊丽莎白是伊拉兹马斯·达尔文在1770年第一个妻子，即罗伯特·达尔文的妈妈死后才和他结婚的。

② 皇家学会是英国最古老的一个科学学会，也是欧洲最古老的科学学会之一，据认为创立于1660年。

顿·邱吉尔^①。

在1796年，罗伯特·达尔文行医打开局面后，和他童年时代的朋友苏珊娜结婚了。她是著名陶工乔赛亚·韦奇伍德的女儿。他俩初恋时，苏珊娜的父亲不大赞成，这主要是由于他严格的宗教信仰的缘故。这一对儿直到1795年乔赛亚去世后才正式订婚。苏珊娜结婚时已三十一岁，比她的丈夫大一岁，她带了一份可观的嫁妆。由于罗伯特自己还算富裕，所以他们的子女无疑会在舒适的环境中长大，也必定能受到良好的教育。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玛丽安生于1798年，接着在1800年生了卡罗琳，1803年生了苏珊·伊丽莎白，1804年生了伊拉兹马斯·阿尔维。在六年多一点的时间里生四个孩子所引起的极度劳累，使苏珊娜的身体支持不住了。那时，这一点已经十分明显而令人担忧。她身子一向比较单薄，现在又开始贫血了，这种状况由于多次原因不明的出血而无法好转。所以她的丈夫决心使她不再受生育之苦。但是命不由人，在1809年2月12日，一个星期天，她又生了达尔文。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在大西洋彼岸后来称为肯塔基州的地方，一个自由民木匠的妻子也生了一个了不起的儿子——阿伯拉罕·林肯^②。

几个月后，苏珊娜又怀孕了。紧接着又是一次严重的旧病复发。她的丈夫处于可怕的困境之中。他知道，就他的学

① 温斯顿·邱吉尔（1874—1965）：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首相。

② 阿伯拉罕·林肯（1809—1865），1860年当选美国第十六届总统，1864年再度当选。

识和技术来说，是可以给妻子做流产的，他甚至考虑请一位亲密朋友、杰出的外科医生来作助手，但是他也确实感到妻子当时的身体状况经受不住这次手术。他在1848年去世前不久曾描述在苏珊娜这次怀孕的头几周里，他所忍受的极大的精神痛苦，以及决定放弃他所考虑的措施曾是多么艰难。

但是终于作出了决断，在1810年夏，生下了他们的最后一个孩子，埃米莉·凯瑟琳。她出世不久，母亲的健康状况更加恶化，这以后实际上就卧床不起了。尽管达尔文医生从全国最好的医生中请了几位来帮忙，以尽量减轻她的病情，但她还是于1817年7月15日病故了。

达尔文那时才八岁半，刚刚上学。在这之前，姐姐卡罗琳曾使他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卡罗琳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她是三个姐姐中最聪明的一个。可是她在“小弟弟”身上花的功夫却收效不大。他对功课完全不在意，常常极其顽皮，甚至使卡罗琳认为，家里发生的一切孩子气的鬼把戏都是他干的。的确，达尔文对她年轻时的唯一记忆就是她把家里发生的每一件恶作剧都归罪于他^①。

由于他太淘气，在1817年春天就把他送到一所很小的私立学校去了。学校在施鲁斯伯里大街，由当地唯一神教派教堂的一位总爱用圣经敲敲打打的凯斯牧师管理。老乔赛亚·韦奇伍德一直是一个虔诚的唯一神教派的教徒。达尔文的母亲在最后病倒之前，总是带着四个较大的孩子到凯斯先生的礼拜堂去做礼拜。但是小伊拉兹马斯总是不愿去。他和父亲、

① 《自传》第22页。

达尔文、后来还有埃米莉一样，都是英国国教的教徒。

据说达尔文在这个学校学到的东西比从他姐姐那儿学到的多不了多少。这时期，他狂热地搜集昆虫和植物，结果花在这种爱好上的时间远比花在学习上的要多。他还搜集硬币、图章、贝壳和化石等许多杂七杂八的东西，他在家里的卧室简直象一个小型博物馆，每一件“展品”都用他的小手仔细地拴上了标签。

这个时期他的性格中出现了一个特点——说谎的习惯，在他这种年纪的男孩子中这并不罕见。他说的并不是通常的小谎，而是围绕他所搜集的标本扯些情节离奇的谎话。比如，他宣称他的化石中颇有几块是价值连城的奇珍，他收集的硬币中有一枚（实际上是一枚压扁了的十八世纪的四分之一旧便士）是罗马造的。他还向一个同学保证他能够用注入一种“秘密液体”的方法改变鲜花的颜色，但是他从来就不曾实际试验过。他编造的玄妙故事并不全都是关于标本的。有一次，他摘光了一棵树上的苹果，把苹果藏在花园里，然后跑进屋子向父亲报告，他发现了被盗水果的“贮藏处”。

达尔文医生对这些假话根本不在意，也不想去制止。

“这说明这个孩子富有想象力，”他听卡罗琳说达尔文又撒了一个特别大的谎之后，这样对她说。“有一天他可能会把这种才能用到正事上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预言是正确的。有趣的是他在成年后再也没有说过谎。相反，真理，只有真理才占有了他的心灵，正象他的全部著作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尽管如此，说话挖苦的塞缪尔·巴特勒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攻击达尔文

的自然选择理论时，竟诽谤说，当达尔文发现不能用可靠的事实充分证明他的理论时，就倾向于使用想象。他甚至讥讽达尔文说：“作为一个科学家是在浪费时间，如果当小说家倒可能更合适些”。

奇怪的是苏珊娜的死并没有使孩子们感到特别悲痛。也许她久病在床，使孩子们对迟早必定会发生的事情有了思想准备，或者由于埃米莉出世后，孩子们就很少有机会和母亲亲热，所以现在才如此淡漠。达尔文本人写道：“除了她临终时睡的床，黑天鹅绒长袍和结构奇特的针线桌之外，我几乎记不起关于她的任何事情了。”①

现在玛丽安和卡罗琳被正式指派主持家务，管理佣人。其实自从1814年玛丽安满十六岁后，她就多少负起了持家的责任。达尔文非常讨厌这种新的安排——他强烈反对卡罗琳对他指手划脚——因此秋天他就被送到施鲁斯伯里学校和他哥哥伊拉兹马斯一道当寄宿生去了。但是他们家离学校很近，还不到一英里，所以他们能够在周末回家看看，化学实验也就是在那些日子里搞的。达尔文医生把花园里的一间小棚子交给这两个孩子使用，他们在里面存放了不少搜集来的曲颈瓶、试管、长颈瓶和烧杯，在制造各种气体的过程中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

但是后来达尔文对实用化学的兴趣淡薄了。那么在漫长的暑假中干点什么呢，就成了他的主要问题。如果他总是呆在家里，那只能和姐姐们吵得更凶，还得受卡罗琳不断地责备。

① 《自传》第22页。

为了尽量少呆在家里，只要天气许可，他就天天出去为他的“博物馆”寻找标本。后来，在1819年8月，父亲允许他同一位教师和一些同学在威尔士海岸度过三周假期，观察和采集海生动植物标本，这给他的生活增加了很多乐趣。

在十九世纪，上流社会家庭存在着一条不成文的法律，如果有三个以上的男孩，长子应继父业，幼子当牧师，其它的则到陆军或海军里服役。因为达尔文医生只有两个儿子，他长期以来就计划让伊拉兹马斯学医，准备在施鲁斯伯里开业；让达尔文到教会里去找出路。因此，伊拉兹马斯在1821年被打发到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念书。大约三年之后，达尔文医生注意到小儿子不喜欢古典文学，而在科学上却颇有才能，感到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计划。

经过再三考虑，他在1824年圣诞节假期告诉达尔文，要他在第二年秋天也到爱丁堡去读书。

“你的意思是希望我成为一个医生吗？”达尔文问道，他脸上的表情真沮丧极了。

“不好吗？”达尔文医生试探地说道：“你很清楚，我在这里已经建立了一个赚钱的诊所，而且正在稳步发展。伊拉兹马斯和你都在这儿开业，会有做不完的工作和可观的报酬。当然，我也不反对你到别处买一间诊所开业。说真的，你去利奇菲尔德可能会更加赚钱，你已故的祖父在那里曾经深受尊敬。”

“我本来想……”

“嗯？”

“爸爸，我希望能继续学植物学和动物学。总之，我要踏